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獻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王利用

清獻集卷八

宋 趙抃 撰

奏議

奏狀乞移勘丘岳李先受贓等事 十一月十八日

臣昨將彈奏三司人吏枉法受贓支官錢與客人公事蒙三司府司移送開封府斷令來軍巡院復即公行賄賂縱放罪人蒙昧朝廷喧騰道路丘岳李先等事已彰

敗竊聞又下本府推勘未為允當緣三司并開封府官吏俱涉干礙今若准舊行遣終有不盡情弊伏乞聖旨指揮特賜選差清强官員或下御史臺盡公勘鞫免使姦贓舞文出入人罪

奏狀乞別路差官取勘徐仲謀（十一月二十一日）

臣等風聞湖南桂陽監使徐仲謀與本路轉運使王正臣平有奏陳興搆刑獄經今半年有餘尚未結絶追將禁繫吏民受弊從可知矣雖桂陽監合係本路監司按

察官王正臣奏稱徐仲謀罪狀分明竊緣仲謀累有申
訴稱始因本監收勘縣令胥世程罪犯王世臣曾有私
書庇護不能徇從至有捃拾勒罷本監公事一面追勾
就獄仲謀相繼奏論朝廷却令依舊管勾顯有上件因
依今來雖委提刑司差官推勘前攝仲謀下獄其如本
路提轉職司一體所差勘官俱在轄下終涉嫌疑或致
究抑欲乞朝廷詳察特降指揮下別路差官取勘所貴
息絶詞訟仰江西路差不干礙官就湖南取勘

奏狀乞裁減停罷修造寺院宮觀 十二月二日

臣竊以邦財匱乏民力疲敝土木工役歲無虛月伏見京師寺宇宮觀營造連年始云購募民間終亦取辦官府其監修官吏惟務增廣間架窮極奢侈貪功冒賞以為己利今醴泉觀將已畢功更添創獻殿一座又慈孝殿鴟吻損動復議自新起蓋至於洪福寺屋宇興國寺經藏開寶寺佛塔等處紛紛營建競相誇尚只如昨者開先殿上換二柱尚已費官錢十萬餘貫今來諸寺觀

營建衆多如此侵耗帑藏不知紀極且國家財用縻費如戎狄多事河流未平官冗兵衆是皆仰給縣官一出于民力而不得已者也其不急之務無益之役復不能制之則傷財害民朝廷有不節之嗟矣臣愚伏望聖旨指揮應在京寺院宫觀見役土木一切早賜裁減停罷内慈孝寺殿損動去處只乞量與修補無使貪功冒賞之計得行致國家浮費日廣而用不易也送三司施行

奏狀乞寢罷奉宸庫估賣物色十二月十三日

臣竊聞已降指揮奉宸庫估計珠犀玉帛珍寶等物差官置場出賣伏緣奉宸庫並係朝廷寶秘之物今一旦即行估賣深損國家兼又市井張皇道路傳播萬一遠夷聞之將謂我朝何故窘急如此況國家內有省庭庫藏外有四方貢賦若能節損浮費則用度自可取足何必輕信淺議搜刷禁庭寶秘之物虛耗內帑動揺人心所得甚微所失甚大臣愚伏望聖慈為國惜體所是奉宸庫見行估賣物色特賜指揮寢罷

奏狀乞勘鞫王咸融納馬慶長馬十二月十六日

臣近累次彈奏樞密使王德用男咸融納馬慶長馬二匹遂與慶長連併優便差遣等事至今未蒙施行伏惟陛下至公之心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之無私也奈何使朝廷威福之柄為貪夫攫斂之資視樞要如閭閻以官爵同商賈臺諫抨舉事已彰敗多日尚乃寢而不問今夫外臣小官受一錢以贓名罪則終身湮沈天下所不齒豈容樞密使之家公行賄賂賣恩鬻賞喧沸如此

而不行窮効以正國家之典刑乎今馬慶長等見在京師伏望聖斷早賜指揮鞫罪行法亦所以警懼貪猥之人庶幾中外清肅也

奏劾論王德用乞正其罪

臣職有言責不避煩凂宸聰累曾彈奏王德用乞正其罪而罷黜之至今未賜施行中外所共驚歎況德用素非勲勞濫冠樞府全無補報止務貪惏漏盡鐘鳴不顧羞辱因男咸融納馬慶長之馬輒以優幸差遣酬之謬

恩貿賞意輕朝廷此而可恕孰不可恕伏望陛下英斷特賜指揮置之詔獄正以典刑則祖宗馭天下之大法不為庸人屈也

奏劉乞許文彥博程戡避親十二月二十一日

臣竊以輔弼疑丞所宜協力共濟謀猷獻替須藉至公不私若始無防閑則終至間隙中書者天下瞻望之地苟非執政大臣同心同德則何以上副聖主焦勞求治欲元元見太平之意也伏見宰臣文彥博與參知政事

程戡是兒女正親家俱曾陳乞迴避未蒙聖旨允許然以公朝無疑誠於事體不便且人情豈遠機務實繁㓗當鈞衡聯比姻婭一議或異則必生形迹之非一言偶同則豈免黨與之謗臨事同異兩難處之令夫一郡一縣小官同僚尚以親嫌必使易地又況中書執天下刑賞之柄繫天下休戚之本日有議論處置大事豈於親戚乃不為嫌乎臣伏望陛下特賜宸斷可其奏請使得相迴避則中外無有間言也

奏狀乞寢罷錢延年待制之命

臣等竊聞張擇行授户部郎中充集賢殿修撰提舉究州仙源觀事欲除錢延年為天章閣待制必是朝廷以擇行内閣之闕用延年以補之竊以待制之官始置二員今處中外已十五員矣侍從之間不為乏人縱罷擇行之職何用補為延年庸猥無狀衆所共知狡踐華要且非朝廷澄清百僚之意將何以為薦紳之勸若謂預有指揮則著例甚明不當引用伏乞陛下特從公議寢

罷延年待制之命　詔錢延年與轉修撰

奏狀乞併甲磨勘選人　三月十九日

臣伏覩近日係中書樞密院審官三班等處臣僚磨勘遷轉者並已依例施行外惟有流内銓該磨勘改京朝官選人新舊一百餘員任京各已日久至今未蒙指揮困躓旅瑣深屬不易臣恩伏望聖慈矜恻早賜朝旨許令流内銓併甲磨勘引對免致選人留滯失所　下銓司併甲引見

奏狀乞頒下減省奏薦恩澤　閏三月七日

臣昨覩聖旨以減省奏薦子孫親戚恩澤事下兩府及臺諫官定奪尋已具條件開奏竊聞再下中書密院重行詳定至今多日未降指揮伏緣聖節在近中外臣僚未知定制必是各依當年體例奏薦實為僥倖況此一事乃澄汰濫官之本原也當聖明之世或不能決行則因循之弊久而寖深朝廷紀綱日益弛廢伏乞聖旨指揮早賜頒下所貴釐革冗員自今減始下兩府減省任子恩例

奏狀乞發遣荊南舉留王逵諸色人歸本貫閏三月八日

臣竊聞有荆南府進士僧道公人百姓劉宗正等百餘人詣闕進狀稱王逵政美舉留滿任三年竊緣王逵為性苛虐所至害民豈於彼州獨有異政若非恐懼威暴敦諭使然安肯越二十驛程跋履艱阻而至是也原其遠民之情蓋不獲已臣伏望特降聖旨指揮其荆南府見在京留王逵諸色等人下開封府發遣令歸本貫庶使天下知朝廷至明不為憸人上惑天聽況兼素有著令誡約分明乞賜指揮舉行舊條告示中外

奏狀乞寢李淑充翰林學士指揮

臣等竊聞除李淑充翰林學士中外聞之無不驚駭竊以淑知開封府日醜行彰聞及任鄭州又作詩怨刺辭涉烈祖洎朝廷黜知南京却以侍親為名不肯前去累經臺諫論列益以其資性陰邪不協羣議況內制之任不止專掌文翰兼朝廷大用多由此選豈可以陰邪之人再充此職伏乞檢會歐陽修包拯等前來論奏事狀特降聖旨指揮寢罷淑今來除命且見今翰林學士自

承旨以下有五員不至缺人

奏狀再論李淑

臣等伏覩李淑充翰林學士不當遂具狀彈奏未蒙朝廷指揮施行竊以淑蹤跡乖濫及知開封府昵近小吏劉青醜聲流聞故士大夫耻言其名字此乃淑之穢行也作詩刺譏前朝乃有門外倒戈之句言涉烈祖此淑之大不忠也出知南京以養親辭避自合家居既而依舊居職此淑之不孝也臣等固不敢一一條陳上黷聖

聽如此等事臺諫累次上言陛下稔熟知之寛其嚴誅使未廢棄恩已厚矣詞禁最為近密安可使不忠不孝醜穢陰邪之人復踐其職伏乞早降聖旨指揮追還恩命以厭天下清議

奏狀再乞追罷李淑

臣等伏覩再除李淑充翰林學士兩次具狀彈奏未蒙施行臣等竊所未諭況淑之醜穢前後累經臣僚論列已奪是職豈可復居此官又淑之陰邪天下共知在於

聖人亦稔熟聞聽無足疑者似此除拜必是輔相進擬豈有明知姦邪復欲擢用但恐沮勸之道廢矣況聖心求治内制之選職在禁近或備顧問豈可用此等色人臣等並蒙聖恩擢在言職各有愛君之心豈有樂聞時政之闕再三煩黷聖聽蓋進用匪人實害大政不敢不言伏望出自宸衷特賜追罷況翰林學士自承旨以下有五員不至闕事伏乞更不除人

奏狀再乞寢李淑恩命

臣等三次具狀彈奏李淑再充翰林學士不當未蒙施行伏慮朝廷以臣等所言李淑不忠不孝為行乖惡未足以取信或者執政之臣不采中外公議曲為蓋庇不即別白於陛下之前使淑之恩命遂非而不改只如知開封府時醜穢事跡播於聞聽在鄭州作詩諷詠前朝語涉烈祖以養親為名辭避外官却居內職此前來諫官及臣等今來累次論列分明若此等事罪不容誅陛下寬仁恩恕未加竄殛尚居經筵猶未允清議豈可更

復翰林學士之命如淑自兹進用竊恐姦邪路開小人類進賊賢害政不為朝廷之福伏乞特降聖旨早賜寢罷淑所授恩命

詔罷李淑翰林學士

奏狀乞候今冬六塔河隄並無疎虞方許酬賞

臣竊聞商湖口已用土閉塞河流全入六塔通行外議以為自今水勢尚小固無所憂若向去礬山水下并夏秋霖潦暴漲則慮隄防未平别有衝溢所是見今勾當六塔河一行官吏等如有合該恩命酬賞欲乞聖旨罷

准宜候今年初冬已前沿河隄防並無疎虞然後依例施行所貴人人肯盡心力提轄防護亦以示朝廷不濫賞而見成功也

奏狀乞貶黜李仲昌張懷恩等 四月初一日

臣伏覩今春朝廷指揮商湖北流口候至秋冬閉塞其修河司李仲昌張懷恩等全不依稟制旨妄稱水勢自然過入六塔新河盛夏之初遂爾閉合一日之內果即衝開决壞物料一二百萬溺没兵夫性命不少民力疲

救道途驚嗟豈非意在急功力覬恩賞失計敗事罪將誰歸臣愚伏望陛下特賜宸斷指揮其仲昌懷恩及應管勾臣僚使臣等亟加貶黜以正典刑謝彼方之生靈誡後來之妄作

奏狀乞牽復李士勲舊官　四月十一日

臣竊見内殿承制閤門祗候李士勲昨江東同提刑日以病去官不曾親被詔旨因此赴闕後時降授東頭供奉官又已經刑部定奪至今未蒙施行緣士勲得疾有

狀黜官無辜母老家貧衆所共惜伏望聖旨指揮特賜牽復士勲舊官使朝廷刑罰不濫則忠善知勸矣

奏狀再乞罷免王德用

臣昨累狀彈奏王德用男咸融納馬慶長馬後挾私差遣事經涉半年至今未蒙朝廷施行夫刑法者人主取天下之柄持之使平則中外畏威而民服從未有官尊職重而貪贓敗露如王德用者遂屈法而不問之耶伏望聖旨指揮檢會前來所彈德用章奏早賜正其罪而

罷免之并咸融慶長並從降黜以副天下公議

奏狀乞正王德用罪名貶黜 五月三日

臣累次彈奏樞密使王德用貪惏挾私男咸融納馬慶長馬偏與優等差遣人情不平外議喧沸乞正其罪所兾於治朝行公法不為德用私而屈之也至今多日未蒙指揮且德用結託權要贓汚暴聞拜跪艱難失人臣禮當職議論語同俳優勲勞素無負乘兹久臣愚伏望陛下采之公議斷在勿疑以臣前後所上章奏命政事

府果決施行王德用等罪名嚴賜貶黜然後别擇賢才
入冠樞府使夷夏畏服朝廷尊嚴天下不勝幸甚
奏狀乞官員身故孤遺骨肉依在日資序撥船乘
載五月七日
臣伏覩近降條貫移替赴任官員使臣乘坐舟船隻數
立法革弊所宜必行然而尚有該說不盡似於人情未
安者惟官員使臣或在任或得替或已赴京闕或尚在
道路有身故者其本家孤遺骨肉若不使乘船歸鄉里

并寄居去處實可矜憐令閘排岸司見拘收故北京通
判屯田員外郎方任與故太常博士呉溫兩家所乘載
孤遺舟船勒歸本岸不放前去況方呉兩家並是南人
去鄉井數千里孤遺各一二十口留滯羇旅便是失所
除二家外似此之類頗多甚傷和氣天下有禍患急難
而仁聖在上正宜拯救哀恤臣伏望朝廷特賜指揮應
官員使臣身故其孤遺骨肉並許令依本官在日資序
支撥坐船隻數乘載歸本貫州縣或寄居去處所有在

外始初丁憂官員合歸持服地頭即不是作名出入者亦乞依此施行所貴物議平允下三司自新定奪條貫

奏劄乞依自來體例令臺諫官上殿五月八日

臣等近聞知諫院范鎮乞上殿奏事未蒙俞允竊以臺諫之職是朝廷耳目之官凡所奏陳動關機密自陛下服藥調適僅將半年至今未得上殿比聞聖體漸康況中外機密萬務在臣等職業合奏之事甚多若秖上章疏難為周悉須合面陳伏望聖慈特賜指揮許依自來

體例令臺諫官上殿

貼黄三司開封府審刑院祗管錢穀刑獄民事雖未

上殿不至闕事臺諫職業動於機務或有難形翰墨

之事須至上殿口陳伏乞早賜俞允

奏疏言皇嗣未立六月九日

臣聞聖人之制變不可無權宜天下之能事不可失機

會至於去禍以歸福却亂以格治救亡以圖存轉危以

置安者用權宜適機會也向者伏覩陛下聖體偶一違

豫中外人心莫不動揺賴宗廟社稷之降靈天地神明之垂祐四海蒙福宸躬寖康然猶上有譴見之文迨無虚月下有妖言之俗至於再三天其或者豈非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係垂厥祥異明白丁寧警戒陛下意欲陛下深思遠圖亟有所為而然也權宜也機會也今其時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易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叔孫通以為天下之本奈何以天下為戲韓愈亦云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臣不勝大願

願陛下思所以答謫見妖言之警戒思所以固三聖百載之基業思所以安中外臣庶之憂慼思所以破姦雄陰賊之窺覦斷宸衷發聖意擇用宗室賢善子弟或教育宮闈或封建任使左右以良士輔導以正人磐石維城根本深固有是二者惟陛下示天下以至公而財擇馬伏況陛下春秋富盛福壽延洪一旦皇子慶誕少陽位正儲貳事體何損權宜方今施為且適機會轉禍亂危亡將然之勢為福治安存無疆之基豈不盛哉豈不

休哉臣職有言責計無家為戴陛下之恩極太山之重

顧愚臣之命等鴻毛之輕倘一毫有益於朝廷則萬死

甘從於鼎鑊干冒旒冕臣無任納忠待罪激切屏營之

至

奏狀乞依刑部定奪除落葛閎陸經罪名 六月十一日

臣伏覩先朝所降詔書有刑賞踰制寃濫未伸並仰諫

官奏論憲臣彈舉之文所以事有寃濫者言之則臣之

職當然默默焉則臣之責難逭昨聞御史中丞孫抃奏葛

閲知濠州日情狀可恕宣徽使富弼言陸經在西京日貶出非辜朝廷並送刑部尋具奏聞稱據閲經案款元初大理寺各不合書罪然却引勑節文一命官犯罪經斷遣後如有理雪者三年外更不施行省司不敢除落朝廷因而中罷竊縁閲經所犯本是為人誣搆前日未明白時人猶寃之一旦近臣既已論奏刑部又已辨明朝廷用三年外法以罷之然則人之寃之也又甚於前日矣至如近年王沖楊南仲揚織輩皆以罪廢近二十

年並不問年限只用大臣臺諫官論列俱得除落刑名況閱經亦不是自乞理雪率皆因人奏論較王沖等事體豈復有異臣愚伏望陛下聖旨指揮檢會刑部所定奪閱經文字許依王沖等除落罪名則究濫獲伸副詔書之意邦係物議咸得允當若以曾係中書不行事涉形迹又送樞密院施行

奏劄再乞指揮中書許令臺諫官依例上殿

臣等昨於五月八日以後累次奏乞許臺諫官依例上

殿尋聞已奉聖旨以臣等所上章疏降付中書此蓋陛下聖心察臣等愚忠有朋可之意至今逾月未蒙施行乃是執政大臣不欲臣等進對故為阻遏臣等遂於今月十三日同詣中書面問不許上殿因依覼宰臣以下詞語無為臣等執奏之意緣朝廷置臺諫官為耳目之任所宜日親旒扆上補陛下聰明今逾半年未有一員得對雖中外急切幾務事繫安危陛下深居九重何從而知之臣等竊謂言路阻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伏望

陛下早賜英斷指揮中書許令臺諫之官依例上殿臣等必不敢以瑣細事務上煩宸聽詔許中丞上殿

奏狀論李仲昌等乞改正嚴科六月十九日

臣昨彈奏李仲昌等不稟制旨不恤人言妄於盛夏之初修閉六塔河口失壞物料重困兵民願正典刑亟加貶黜朝廷且責後效埽約隨又破決急于暴斂河北幾無聊生餘波横流博州首被衝注近覩責降李仲昌張懷恩並充監當李璋蔡挺各移知州轉運使燕度等尚

不加罪中外籍籍人情不平皆謂如數年前王建中在河陰只是進約過當致汴流淺滯即時追官勒停又沿黄河隄防泛溢去處官員使臣雖去官者亦例皆充替今仲昌等姦謀辯口誣惑朝廷邀利急功興起力役為害不淺敗事已多固宜行竄殛之刑豈復蒙寛宥之誥臣愚伏望陛下特賜聖旨指揮其李仲昌張懐恩李璋蔡挺燕度等並從公議改置嚴科謝列城愁怨之民示公朝刑罰之當轉災沴為和氣在此舉也

奏狀乞依近降指揮試舉人六月二十二日

臣竊聞臣僚上言開封府國子監秋試舉人候恭謝禮畢方許就試伏緣朝廷近降指揮取七月鎖院已行曉示多日見令進士諸科投納家狀約五六千人又況霖潦之後舍宇頹毁薪粒翔貴舉人嗷嗷日望如期校試早見去留若令直至初冬不惟羇旅貧窘久而不易抑又朝廷命令朝出夕改無以示信於多士深為不便臣愚伏望聖慈許依近降指揮施行無從偏詞曲說以紊

羮制而喧羣議也詔依近降指揮

奏狀論句畝府界積水騷擾六月二十九日

臣竊聞差京朝官下府界諸縣句畝民田積水逐官手下各領兵士百十人荷鍤馳走村落之間者壯保分紛紜往来民間罹水災之後自救不暇今復重為騷擾蓋所差之官既非本部其兵士者保緣而為姦不當事權難以控制徒致嗟困於事無益臣等欲乞朝廷指揮府界積水只差本縣官佐專切管句溝畝并委府界提點

司分頭提舉庶使諸縣之民當此水災之際不為官司
重困得自營活

奏狀乞追攝晏思晦勘斷七月一日

臣伏見晏亟慶冒名授身死兄宗應京官公事已送府
司根勘次竊知亟慶素本愚騃今來悉是其兄殿中丞
思晦在京納賂啟倖構架保識官員於書鋪官司投請
文字蒙昧朝廷深慮勘司未見得此情弊臣伏乞聖旨
指揮下開封府追攝思晦與亟慶一處勘斷庶玆官冗

之際聊以澄究濫源下開封府勾思晦勘結

奏狀乞留胡瑗七月三日

臣竊見國子監直講胡瑗文學德行足為人師在太學誨導諸生循循不倦漸劘道藝有益風化去年御史中丞孫抃曾奏舉瑗堪經筵任用如聞已得指揮令知瑗陳乞外任若遂得請恐非朝廷惜賢尊道興學育才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特賜聖旨留瑗太學銜職或乞檢會前降指揮用孫抃經筵之舉庶可上補聖主聰明下

使善人知勸也

奏狀乞罷内臣權巡檢 七月八日

臣伏見近以京師霖潦權差内臣班行將帶兵士充裏外城巡檢今來天晴水退人漸安居其諸處地方公事自有元舊巡警官兵使臣縣尉分頭管勾不至闕誤所是權巡檢内臣班行伏乞聖旨指揮早賜罷去庶令民閒無重煩擾 依奏

奏狀乞每日坐前後殿 七月九日

臣等伏以陛下昨因違裕漸安恐煩視事乃有一日坐前殿次日坐後殿之旨又以伏煩暑雙日不坐隻日間坐前後殿皆一時之權宜非久法也邇來微涼復只雙日隻日更坐前後殿竊惟春夏之間陛下尚猶服藥故從其請然四方之人不無憂懼今則聖體康寧伏乞宸造依舊每日坐前後殿上以全陛下憂勤之德下以釋四方疑懼之心

奏狀乞給還太學田土房緡 七月十一日

臣伏以商周之所以名治世莫非崇樹學校收育俊良以敦厚風俗之為急也後之苟簡淺末有以庠序議治道者咸以迂濶誚之然則舍此而欲風化之宣是猶却行而求前也竊見京師太學殆將廢弛在慶歷初朝廷撥田土二百餘頃房緡六七千入學充用是時供生員二百人後來陳旭判監贍養亦不下百人近胡瑗管勾已逾三歲纔贍及掌事諭義孤寒學徒三二十人而已又自今年春夏以來一切停罷令自供給所以然者蓋

向前所賜田土房緡並却係國子監拘收占吝近聞吳
中復論奏已依舊還太學至今多日未嘗施行臣愚以
為今若田土房緡不還太學則無由贍養生徒生徒不
贍養則將見其紛然引而之四方矣如此則太學遂廢
伏惟陛下聰明仁聖凡輔弼臣鄰日欲致君於堯舜今
使太學遂廢將不及商周之治如之何唐虞之庶幾哉
伏望特賜聖旨指揮以先所賜田土房緡給還太學依
舊許令修完齋舍贍養生員教育漸劘一變至治庶使

本朝尊儒重道興學育才之盛不愧於古之治世矣

奏狀乞黜罷燕度

臣近兩次彈奏李仲昌等乞行竄殛以正典刑近覩中書劄子仲昌等奉聖旨將來經恩並不得復官及差遣惟轉運使燕度元係管勾修六塔河并固護埽約明知不便黙無一言盱睢隨人終致敗事今仲昌等聊示貶降獨度未蒙黜罷有何顏面尚擁使權公議物情甚未平允臣伏望聖旨指揮早賜黜罷燕度職司以慰安河

北人心免更生事又以示朝廷用法不私也

奏狀起請科場事件

臣伏覩近降貢舉條貫有該說不盡於事體未便須至

申明者具畫以下項

一條貫試院巡捕官員兵士等如捜獲舉人懷挾文

字各等第酬奬者然而釐革弊濫此誠為得竊恐巡

捕之人利於賞重或自外將帶科場文字入院或

於試院内收拾得遺墜文字當舉人就試之際妄

亂誣執却稱是捜檢捉獲若柔懦舉人不能自明便見枉遭殿累深屬不便臣今啟請欲乞指揮應係巡捕官員等捜檢得舉人懷挾文字得實即依條酬賞外如敢自將文字於試院誣執舉人希求恩賞事發情狀分明者其所犯之人即科誣告之罪仍委考試所并監門官員專切覺察

一條貫舉人因懷挾文字者同保人實殿五舉移動坐位者同保人一例駮放然而申禁不嚴則不足

去弊若遷怒枝蔓則恐傷善人竊緣開封府國學試院場數不一若舉人同保五七人其間或分作兩場至三場引試假令第一場有人懷挾文字移易坐位豈可累及第二場三場中同保之人用法如此如非辜何臣今啟請若舉人就試日懷挾文字移易坐位事發者其間雖同保之人若不是同場入試即不在連坐之限

右謹具如前竊緣見今開封府國學鎖廳三處引試舉

人日通臣之愚見所以塞絶姦偉誣罔之路於朝廷刑罰不使枉濫於場屋事體不至虧損伏望陛下聖慈早
賜指揮施行

清獻集卷八

清獻集卷九

宋 趙抃 撰

奏議

奏狀乞避知雜御史范鎮八月十五日

臣伏覩差范鎮充知雜御史竊緣臣去年春夏間累次彈奏宰臣陳執中乞正其罪而罷免之是時鎮不顧公議一向陰為論列營捄執中上惑聖聽臣等與御史范

師道押鎮阿黨之狀今朝廷除鎮知雜臣見居臺職顯與鎮有上件因依況風憲之地趣向各異難為同處臣伏望陛下特賜聖旨指揮除臣江浙一州軍合入差遣且以避鎮亦臣之幸甚

奏狀乞榜示行禮百官不得移易幕次

臣准中書劄子內聖旨指揮差同沈立提舉恭謝行禮百官酒食臣勘會自來御厨翰林司供辦宿齋百官酒食雖嚴行約束多是不得整齊蓋由官員不依官位赴

坐宿齋取便移易幕次呼索喧譁是致難以責其整肅欲乞特降聖旨下御史臺曉示行禮百官至日並須依分定官位幕次赴坐宿齋不得輒自取便移易幕次所貴整肅上副朝廷恭謝之意如敢故違許御史臺幷管勾官司舉劾特行朝典令御史臺特示百官

奏狀再乞避范鎮八月二十六日

臣近為曾於去年兩次論奏范鎮營救陳執中事上惑聖聽顯有阿黨柄臣之狀今鎮充知雜御史臣難為尚

供臺職陳乞江浙一州軍合入差遣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伏望聖慈允臣所請早賜指揮臣無任瞻天俟命激切之至

奏狀乞勘驗王道在街坊稱冤

臣竊聞有前孟州河陽縣尉王道自今年五月以來逐日於京城具公服靴笏每每在街坊民間乞丐錢物稱被州府信讒無罪停廢至今日日市井聚觀道路憫笑或疑其詐作名目或慮其實有冤濫殊無愧恥玷傷士

類伏望特降朝旨指揮下開封府勾追勘驗其王道如實係非辜興官因而與理雪若别無冤枉或一切假偽即乞斷罪後押送本貫鄉里亦足示朝廷無冤人也下開

封府勘驗

奏狀乞許諸路慶賀章表入遞附奏九月六日

臣竊見天下諸路職司并州府軍凡遇朝廷行慶等事合具章表稱賀者並差本處職員衙校齎執赴都進奏院通放至於江淮閩浙川廣諸路多差鄉户衙前遠人

生疎道路僻遠經涉歲月縻費甚厚深屬不便以臣愚見應諸路職司州府軍監今後如係進貢物色許依舊差衙職員賫擎赴闕外如是慶賀章表並只令入遞附奏頗為順便伏望聖慈矜恤遠方特賜指揮付都進奏院遍下諸路告示遵守施行

奏狀論恭謝禮畢恩赦轉官制度九月九日

臣等伏覩御札下御史臺恭謝大禮並依南郊體例施行今聞外議却皆覬望如明堂之恩竊以明堂之恩臣

僚並轉官童行亦披剃此二者最是朝廷慎重之事況今官冗而濫僧道蠶食至衆竊慮比來恭謝禮畢恩赦議及文武官僚轉官及童行剃度等事伏望陛下特賜宸斷並只依南郊體例施行又況比年赦宥頻數當議裁損則天下幸甚依奏

奏狀乞追還內降指揮

臣昨自四月至七月累次論奏李仲昌等修河敗事乞重行貶黜雖朝廷量與責降然亦未快羣議陛下采收

下情憫傷重役將窮究仲昌等情狀正國家之典刑宣
諭中書輔臣行之可也若事有干涉付樞密院治之可
也奈何一旦事從中出差一臺官以訊劾之遣四内臣
以監視之纔及數日之内三出内降文字張皇大獄中
外驚駭外議以為初發二小臣之罪者誰為奏陳令起
二小臣之獄者孰與評議所可惜者國體之重不詢於
公卿大臣政事之權乃付之宦官女子至於政府見如
此等事始不預議終無執持將順奉行焉用彼臣恐斜

封墨勅之弊不足罪於昔時告密羅織之風復基禍於今日矣臣愚伏望陛下特賜聖旨指揮追還內降之命檢會臺臣并臣前後論奏仲昌等章疏詳酌重行貶竄如此則朝廷綱紀不遂隳壞人情物論庶無憂疑也

奏狀乞戒勵嚴慶孫等不肅事 九月十一日

據知班孫希彥申右謹具如前伏緣大禮臣僚齋宿合務嚴恪其虞部員外郎嚴慶孫水部員外郎程嗣立有此故作怠慢至夜却在朝堂門外不就門裏本幕次齋

宿顯違朝旨只如初九日有庫部員外郎張誠懿擅移幕次已曾彈奏至今未蒙施行竊況宿齋臣僚不少若非特行戒勵必是難得整齊

奏狀乞降指揮內臣入蜀只許住益州十日

臣竊聞去年秋冬間朝廷差內臣益州催唐書又一員下本路轉運司散特支錢各住成都盤桓七十餘日別無公事勾當惟是交易掊克誅求不已依縷金翻換機杼新樣織造綾羅錦繡至於酒場公人百姓陪備貲財

供給饋遺每一名內臣至賞大錢六七千貫道路嗟怪公私騷動臣體問得東西兩川人稠土窄賦斂數變民已不易豈宜遣中官頻來久住重為誅剝臣愚欲望朝廷非次免差內臣入蜀所是舊例合差之人乞降聖旨指揮許令住益州不得過十日如此約束庶幾不甚煩擾以慰存遠人也

奏狀乞止絕川路州軍送遺節酒 十月十三日

臣伏見益梓等路諸州軍每遇時序或隅路或隣近吏

互送遺節酒多差衙前急脚子驅送遞鋪兵士并役使百姓人夫往來絡繹擔擎勞苦州縣騷動嗟歎之聲不絶道路臣體問得元許造酒州軍自來蓋有舊例不該醞酒去處並是近年旋起新例只於公人百姓酒場内收買每法酒一㪷民間値大錢一貫以上公使庫只支與一二百文既已虧損價値數倍又齎擎往復無故驅役兵民臣坐覩弊事深屬不便欲乞今後川路州軍自來不許造酒去處並不得隔路或隣州更互送遺節酒

如違其干係官員並科違制之罪如此則一免大段虧損敗壞公人百姓酒場課利二免枉役遞鋪兵士騷擾州縣人夫所以安存遠方寬貸民力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施行

奏劉乞檢會張席奏狀相度解鹽 嘉祐五年十月十七日

臣訪聞陝西種鹽畦户歲於河中慶成陝虢解五州軍河東等二十餘縣差人户充應積年逐户陪備錢物浩瀚多致破蕩家產去年准赦恩雖權減半差役道路歎

快然終是瘡痍未除近有尚書比部員外郎張席累言解池利害只用官錢米收買漫生顆鹽供應得足臣近經陝西詢問耆舊並稱席所起請鹽事官私委實久遠利便臣愚伏望聖旨指揮檢會席前後奏狀委制置解鹽臣僚前去相度定奪施行寛恤民力莫大於此

奏狀論陝西官員占留禁軍有妨教閲

臣近過陝西體問得諸州軍禁旅雖多訓練葢寡其間至有匠氏樂工組繡書畫機巧百端名目多是主帥并

以次官員占留手下或五七百人或千餘人並不預逐日教閱之數上下顧避遮相因循萬一緩急寇警用之禦捍何異驅市人而戰臣竊慮如此弊事非一路欲乞朝廷特賜指揮下諸路敢有官員虛名占留兵級在手下有妨逐日上場教閱者科違制之罪仍委提刑轉運司臣僚覺察聞奏庶幾軍伍訓練精熟以備驅策免臨時誤事

奏狀乞斥逐燒煉兵士董吉 同唐介 王陶

臣等風聞散直剩員兵士董吉以燒煉之術為名因緣入內副都知鄧保信援引入留禁中外議籍籍以為不便臣等伏以自古亂臣賊子與妖造姦必偽稱化金寶益年壽之術以取媚人主外託愛君之迹內為亂政之弊漢之文成五利唐之普思靜能濫恩旣深顯戮旋被至其甚者權移羣小勢傾朝廷稔成禍殃延及宮禁唐太宗憲宗二帝號為英主亦以服餌貽疾取笑四夷文宗之時中尉王守澄引薦李訓鄭注託成甘露之亂皆

由依宦官而結主假藥術以市姦故也或謂燒變金銀則天子以慈儉為寶不當務此或謂合煉丹藥則前世為藥餌所誤可以為鑑左道無赦古制有刑今保信復引董吉禁中蓋當事之初理如無害洎為弊之末禍或從生其董吉伏望聖慈早賜斥逐免致熒惑聖聽鄧保信亦乞戒勵施行

奏狀乞勘劾蕭注

臣竊聞廣西知邕州蕭注貪惏放肆醜惡彰聞貨賂誅

求蠻徼騷動提刑李師中論列切至使臣李若愚體量分明或未正邦刑則定生邊患其蕭注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下荆南路勘劾施行無令長惡不悛遠方受弊

奏狀論宋庠乞罷免樞密使

臣伏以輔翌之臣豈宜備位樞機之地尤須得人一有乖方曷副求治竊見樞密使宋庠措置無狀阿諛不公下情多壅蔽之辭物論有昏沉之刺久處宥密取輕朝廷臣愚伏望聖慈特賜指揮罷免宋庠樞密使之命以

叶公議

奏劉再論宋庠

臣近累次論列乞罷宋庠樞密使之任未蒙省納竊緣昨以武臣差遣不平屢有詞訴都不接覽侍漏院與程戡爭忿諠譁取笑中外戡以平和坐免而庠理固不直方且安然尸素不恤去就人言沸騰又已半稔邇來凡百處事愈更乖方官僚怨嗟頗多臺諫彈奏不已如聞引退未見施行臣愚欲望聖慈早賜指揮罷庠柄任則

天下幸甚

奏劉乞檢詳前奏罷免宋庠

臣等近者各具論列乞罷宋庠樞密使柄任至今未蒙

指揮伏緣庠素乏才謀重以昏眊自專樞務處事乖方

變更祖宗以來選用武臣法度以致差任不當衆情怨

嗟至有對御稱冤奏牘理訴者中外籍籍以為非材而

復取媚中人超遷重職保持寵禄以固身謀備位廟堂

實玷任使伏望聖慈特賜檢詳臣等前奏早降指揮罷

免庶叶公議

奏狀乞追寢劉保信等恩命

臣竊聞勾當御藥院劉保信轉遥郡團練使王世寧以下並遥郡刺史濫恩非次公議頗喧臺諫屢有奏論朝廷終未命允夫名器之假不慎則僥倖之弊愈多豈聖時所宜為之願陛下無或忽此臣愚伏望陛下聖慈特賜指揮追寢劉保信等所授新命則中外幸甚

奏狀乞移勘韓鐸

臣風聞河中府客人趙志進狀陳論竹木務監官韓鐸積壓丈尺批斫除折虧損價錢六百餘貫係送開封府取勘至今一百餘日其訴冤客人累月禁繫負罪官屬乃優游在外數四不肯承認顯是本府上下容庇拖延不為依條結絕遠民無告物論不平臣愚伏望聖慈特賜指揮移上件公事下御史臺或差臺官别置院推勘早見歸着免致輦轂之下刑獄冤滯有傷和氣

奏狀乞廢罷鹽運司

臣竊見近年置江淮等路運鹽司本司之官係朝廷選設胥吏兵給共七八十人廨署船舸几百稱是意者以上江州軍闕少鹽貨因置發運之權以濟諸郡之乏今已數歲未見有尤異之效者其實無補於事也或州軍闕鹽則本司申發運司或支或未支由發運而不由本司也公文移下或行或不行列郡從發運而未必從本司也何哉蓋權不均而勢使之然名不正而都無所濟徒冗長乎其間正如贅疣之為爾惟是鹽綱人員兵梢

經過到發參辭催督行程如此等事重為煩擾但沿河排岸催綱司悉能行之矣臣愚伏望聖慈指揮其運鹽一司特令廢罷所是應副諸州鹽綱依舊委制置發運司一切責辦使不誤事去冗局之無益亦寬恤之一端也

奏狀乞檢會前奏追奪劉保信等恩命

臣等近以勾當御樂院内臣劉保信等四人暗轉遥郡團練刺史各累具論列乞行寢罷風聞並皆留中未賜

施行伏緣先后遺誥罷置上御樂蓋防僥倖進任太速
權寵過盛近歲以來無名超擢不出告勅寖成弊法輕
用名器隳壞典章甚非聖朝至公之道况近日知制誥
楊畋等封還劉永年李珣等轉官詞頭亦為無功濫有
遷拜已蒙朝廷追奪今來保信等恩命尤為僭濫獨未
寢罷內外異法物論不平伏望聖慈早賜指揮檢會臣
等前後奏狀劄子降付中書施行

奏劄論經筵及御製宸翰

臣竊以人主之御天下也其聰明必欲廣聰明廣則禍福之鑒遠矣其尊威必欲重尊威重則上下之理明矣伏惟陛下承祖繼宗體堯蹈舜睿聖仁厚固四海稱頌之不暇何闕遺之有焉然臣備位諫垣朝慮夕思不敢循默者庶幾有補於未至萬分之一爾夫易之吉凶詩之美刺禮之汙隆樂之治亂春秋之善惡以至史漢之書先代得失存亡無不紀述今經筵侍講者講吉不講凶講治不講亂侍讀者讀得不讀失讀存不讀亡臣愚

以為陛下非所以廣聰明之義也伏望發德音命經筵臣僚臨文講誦無隱諱至於吉凶治亂得失存亡之所由兆尤宜詳究鋪陳之使禍福之鑒日開宗廟社稷無窮之福也夫帝王文章天子翰墨真圖書之秘寶實聖神之能事今夫輔弼左右之臣宦官近戚之家碑銘挽詞佛牓僧號或上求御製或仰覲宸翰咸出非望多遂其請臣愚以為陛下非所以重尊威之道也伏望惜堂陛之崇秘奎壁之彩慎重命賜杜絶倖望上下之理從

而益明朝廷中外莫大幸也二者惟陛下留神察焉臣無任激切納忠待罪之至

奏狀乞追奪鄭戩所授京官

臣竊聞樞密院酬奬特停選人鄭戩改授大理寺丞以其未勒停前捦殺夷人勞績不惟正違流内銓條貫兼又臣前任梓州路轉運使日訪聞鄭戩先在淯井監所殺夷獠一百二十餘人其間半是年老或幼稚并婦女之屬邊徼至今寃之其時監司只保明實殺八十人有

奇貪忍不明上下蒙昧況戩未赴調間又已犯私罪勒停今來違條轉官所以物論喧沸悉以戩家豪行賄結托權要所致也近聞臺官累狀論奏伏望聖慈早賜指揮檢會追奪戩所授京官

奏狀論揀選廂禁軍

臣竊聞近日朝廷下諸路州軍揀選廂禁軍兵士赴闕到日並各逐旋分隸外處填補闕額軍分盛寒之月離去鄉井攜老負幼盡室以行道路勞苦至京城門外別

哀愁之聲所不堪聞詢之輿言甚可憫惻伏望聖慈特
賜指揮應係揀兵路分州軍未起發者且令仍舊在本
處收管或只許以所揀之兵那移補填鄰郡缺額免致
遠離土著則頗叶人情

奏狀乞抽回河北陝西等路均稅官

臣竊見朝廷差官下河北陝西等路均稅近聞諸州縣
人户不測事端望風疑惑往往移換物產斫伐桑棗村
落僻處尤為驚擾且土地之賦則腴瘠之入不同農民

之耕則勤惰之功有異井田已遠經制固難又況今年夏秋諸處愆雨民尚艱食緣此騷動人情不安臣愚伏望聖慈早賜指揮權抽回所差均稅官員以慰安四方

奏狀乞罷陳旭樞密副使十二月二日

臣竊見除陳旭充樞密副使制命之出中外驚疑伏緣旭趣向多門進取由徑内則結宦官之援外則收小人之情驟用機衡公議喧譁臣愚伏望聖慈因其避讓特賜指揮追寢旭所被成命況樞密院副使已是三員不

致闕事仍乞不更差填

奏狀同唐介王陶論陳旭乞寢罷除命十二月四日

臣等伏見除樞密直學士陳旭充樞密副使制命之下深駭人情伏緣旭先為諫官日有張彦方者依託越國夫人宅詐為官告賣與富民廣受贓賄是時京師洶洶以其事連越國開封府勘劾不盡朝廷差朝官杜樞鞫問方行舉駁未及施行漏洩於外遂改差旭同入都内知代樞録問旭得此獄以為奇貨滅裂情節使為了當

且旭身為諫官姦邪佞媚如此陛下觀旭此節可謂正直之臣乎復自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除知瀛州與內臣閻士良妓妾飲宴交相結託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其時文彥博當國賈昌朝為樞密使兩人方相傾立敵彥博以旭舊相朋比遂引知諫院使為鷹犬旭明知龍圖閣直學士自是因移成德軍恩典既罷前命即合辭避貪竊僥倖默無一言且旭職為侍從而附會權臣苟取名位如此陛下觀旭此節可為潔廉之士

乎昨知開封府惟務姑息小人以干虚譽經年在府殊無治狀有百姓訴為内臣史昭鎬欠錢近千貫旭以昭鎬是入内都知史志聰管勾内東門史昭錫親屬並不理索施行又皇城司親從官蓋乂入延福宫捕獲送府臣陶時有奏狀言宫禁之内理絶非常而宿衛之人自為姦宄易衣持仗夜入宫禁情狀深重乞下開封府根究本情重加刑戮管勾皇城司臣僚重行降黜旭專為身謀畏避權幸卻將蓋乂作竊盗衣物計贓定罪只妝

豎同保地分人員並引疎決釋放取旨皇城司官員全不收豎臣陶當時累有論列其蓋又蒙樞密院進呈決配海島皇城司官員中書行遣罰銅戒勵旭意在庇蓋皇城官員殊不以陛下禁衛中姦盜為意且旭職司輦轂壞法市私輕縱姦宄媚結權幸如此陛下觀此節可謂公忠淳實之人乎一旦忽用旭為樞密副使不知在陛下聖意以旭為正直耶為潔廉耶為公忠淳實耶且宋庠之過不過昏謬無狀耳固未有如旭前所為姦佞

之罪今罷庠而用旭也謂之廢罪則庶乎其或謂之進賢則恐貽陛下知人之失矣兼外議喧沸皆謂旭與管勾御藥院王世寧通家往復與史志聰素相交結力為主張致此超擢伏望聖慈察樞密之府非容姦佞之地速賜指揮寢罷旭之除命以副公議所是樞密院已有三員不至闕事伏乞更不差填臣等職有言責不敢嘿嘿惟陛下裁擇

奏劄論陳旭乞黜守遠藩 十二月六日

臣等伏見近日除陳旭為樞密副使物議喧沸以為不當臣等已具連署劄子并奏狀論列旭姦佞不公事狀甚衆乞行罷寢未蒙施行竊緣旭有佞邪之才由徑干進自頃為諫官代杜樞録問張彦方公事諂諛貴幸滅裂情節便為了當已為天下正人之所鄙薄厥後附會宰相結託中官苟取禄位曽不羞愧昨知開封府日意在庇蓋皇城司内臣將夜踰禁垣親從官蓋义引敵糈放取旨其皇城司官員並不收豎後又以内臣史昭

鎬是入内都知史志聰親屬勾當内東門史昭錫之弟欠負進士趙烈屋業錢七八百貫旭結媚諸史將詞狀判收不行有冀州進納富民李士安者京師號為豪右之首典下中書吏人偷公用銀罷事發其銀罷上有中書字號士安託旭同居表弟甄昂傳達意旨不行勾追勘斷其甄昂納士安錢二百貫文其後更為士安理索私債不少旭於輦轂之下作如此等事欺君罔民貪濁不公專務諂悅陛下左右越次干進其不被罪黜已為

大幸又况超越流輩驟入樞府乎自制命之出縉紳相顧失色於朝士林族談驚駭於外下至胥吏莫不笑怪以旭之命頗出史志聰等主張以至傳為俚諺謂旭有三史之力此言儻著不惟有汚於公朝實恐上玷於聖德伏望聖慈下察公議早賜指揮罷旭樞密副使之命黜守遠藩所貴朝廷清明姦倖屏塞

奏劉乙黜陳旭以革交結權倖之風 十二月九日

臣等近累有連署劉子并奏狀論列新除陳旭樞密副

使公議不允乞行罷黜未嘗施行伏緣臣等所論列旭姦佞不公事狀甚衆且旭為諫官録問張彦方公事有所庇蓋而不疏駮罪一也知諫院冒受成德軍轉官恩命而不辭為宰相文彦博薦犬罪二也知開封府寛釋夜踰禁垣親從官而故出皇城司官員不收豎罪三也屈抑進士趙烈索史昭鎬屋業錢七八百貫詞狀不行以謟媚都知史志聰管勾内東門史昭錫罪四也故縱冀州進納豪民李士安之罪而同居親情甄昻取錢二

百貫罪五也交結勾當御藥院王世寧託為親屬而通家往還罪六也自制命之出縉紳而下至胥吏輩傳為俚諺云旭得樞密副使者三史之力罪七也旭之曲媚貴倖交通宦官私邪不公干取柄用罪惡如此陛下縱不惜一樞密副使以幸旭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公議何伏望聖慈革姦邪交結權倖之風杜中人引進柄臣之弊察政府重任非佞人由徑進取之官黜旭遠方稍

正邦典

奏劉乞早賜宸斷屏黜陳旭十二月十三日

臣近以除陳旭充樞密副使不當曾具狀并三次同唐介王陶連署劉子論列旭私邪事迹乞行追寢已是多日未蒙施行夫天下治亂係時政得失之致朝廷安危由柄臣邪正之致故曰正臣進者治之表佞臣進者亂之基古人極言不可不慎伏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固多其得失邪正豈逃聖覽凡進一人公議允矣人言息矣斯可謂之得人矣凡用一人公議不平矣人言為不

可矣斯可謂之失人矣有言責者豈當好辯哉是亦逼天下公議為朝廷斥邪倖之黨杜姦慝之門當職然而不得默也如旭之為諫官希㫖録問張彥方公事及冒受諫院恩命附麗大臣知開封府寬釋踰禁垣親從官之罪以庇蓋皇城司内官抑塞趙烈訴史昭鎬欠屋業錢詞狀而陰結史志聰史昭錫之援故京師俚諺謂旭有三史之力故縱有罪豪民李士安廢屈邦法而同居親情孰昻納士安賄賂不少因緣御藥院王世寧聯親

通家往來旭作如此等事一旦驟進樞府欲使公議允而人言息其可得乎易无妄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天命不祐行矣哉言居不可妄之世獨用不正之道以求進往天不之祐在時未見其為利也傳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言其勿使滋蔓為稼穡之害也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言人君當用平正之人無近小人以取危殆也語曰遠佞人言為國者近便佞之臣則非其福也臣愚伏望陛下察視旭之所為鑒詩易聖賢

之訓救朝廷用人之失早賜宸斷罷旭樞密副使之命而屏黜之庶使後來懷私挾詐無所不至之人得以為誡臣無任為國納忠之至

奏狀論陳旭乞制獄推劾

臣近累具奏狀劄子論列陳旭充樞密副使不當至今未嘗施行伏緣旭素無本末惟務私邪附離姦貪迹狀明著章疏連上論議口喧旭不恤廉隅不知去就忍恥冒寵欺天罔民孔子曰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其旭之謂乎臣愚伏望聖慈察旭之無行不可處之二府早賜追奪樞密副使之命以正邦彛若陛下猶以臣之言為不實伏乞檢會臺諫官前後論列文字遣差公正清强臣僚制獄推劾則旭之所為是非臣之所言虛實較然明白矣聖斷決而人言息中外幸甚

奏劄再論陳旭嘉祐六年正月六日

臣等近累論列新除樞密副使陳旭姦佞贓私乞賜罷黜章奏紛委未蒙施行伏以樞機之任得人繫天下安

危朝廷禍福固非尋常細事臣等職司諫諍豈敢隱默中止不爲陛下極意殫論者哉如旭自爲諫官自知開封府無一風節爲人所稱而姦邪諂佞結媚權倖之迹章明較著在人耳目如鏉閤張彥方庇蓋越國夫人宅事輕出夜踰禁垣親從官不收豎皇城司不以宮禁宿衛爲意以結宦官將趙烈訴索史昭鎬屋業錢詞狀判收不行以取史昭錫等歡心同居親屬甄昂請求冀州進納豪民李士安事而受錢二百貫附下罔上懷諼迷

國貪猥無節事君不忠之罪至衆甚大雖陛下聖仁包荒天地容覆未忍致旭于理其中外人心不伏物論難平非宜誤恩理在必奪伏望聖慈出自宸斷其陳旭早賜罷黜以彰陛下至公無私從諫求治之盛德

奏劉乞從竄逐以謝陳旭正月十二日

臣等累具連署劄子并奏狀及上殿論列新除樞密副使陳旭姦佞贓私交結宦官罪狀文字已衆并臺官前後章奏紛委政府中外延首日望正旭之罪降黜以快

羣論陛下仁恩過厚未欲致旭於理其如旭姦邪附會之行貪墨交結之迹案牘具在事理甚明令以匪人超處樞要不顧公議不恤諫諍上損陛下知人之明次屈朝廷至公之體胥吏市井皆知譏笑不圖如此實斁大猷倘臣等愚拙之言不能開悟聖聽即分從竄逐以謝姦邪必不敢偷合苟從上煩陛下言責伏望聖慈特出宸斷早賜施行臣等不勝忠憤待罪之至

奏狀論陳旭自乞遠郡 正月二十二日

臣竊以帝王之德莫盛於知人其次無大乎納諫故知人則忠邪判而委寄審納諫則壅蔽開而善惡分恭惟陛下臨御以來舉以二者為意間或用人有失必採臺諫封章天下議論隨即罷去故禍𨚫於將兆福來於無形中外以之欣躍國家以之鞏固而陛下知人納諫之德超邁三五動植咸知伏自擢陳旭為樞密副使制命之下中外駭然既玷陛下知人之明臺諫博採公議按旭有姦佞之實附麗權貴交結臣官在天府則惟務貪

私居諫垣則但聞阿倚歷條事狀連奏封章迄今兩月而陛下尚容回邪未行竄逐有玷陛下納諫之德夫旭身為人臣智慮百端巧取富貴而玷陛下臨御以來知人納諫之二德使天下有以譏議則旭之罪戾又可逭諸而况機密要地兵柄所歸雖當平時烏可輕授一旦苟有緩急如旭豈堪與謀臣是以憂患未萌為國遠慮每有論奏不覺繁多伏料陛下天地至仁日月至照念祖宗創業之重治亂在官之由察臣論列之不私辨旭

罪狀之甚白早黜旭於散地以快天下也陛下知人納諫之二德庶復煥於今日而垂光於史冊矣况臣與旭素無讐隙與臣又是同年及第臣不敢惜事契風義之失實可憂朝廷公論之去若陛下尚以旭為忠正可任以臣之諫諍為誣則乞貶臣遠方以謝於旭在臣誅殛流放於身不計重輕惟陛下裁斷

奏劄論陳旭乞待罪 正月二十七日

臣伏以天子至尊百辟至衆賢邪盡在真偽雜然不用

忠言何以早辨恭惟皇朝繼承四聖昌明百年從諫任人罔不由此太祖自建隆下詔令百官轉對故下情上通公議得進太宗雍熙中勵精求治改拾遺補闕為左右司諫正言切責丁寧極言得失一日謂呂端曰宰相畧曰或詔令乖當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踰制並許進賢退不肖使為稱職真宗祥符中詔置諫官六員其諫官論奏陛下以聖明寬仁之至德體祖宗謟謀衆正之大猷臨御以來開納諫諍綱目振舉雖古之興王治

世未有逮今日之盛故左右疑丞中外臣庶其賢否邪正忠佞清濁無能逃聖鑒者聽正論採公言示天下以不私而致然也伏自去歳罷宋庠樞密使二府兩制同時除拜十三四員其不叶公議而人言喧甚者獨樞密副使陳旭而已臣與諫官唐介王陶洎臺官范師道吕誨等各言旭罪狀章奏紛委至今兩月餘日未嘗降黜施行臣不避重煩天聽復用條件開陳謹按旭早為諫官日同與入内都知録問張彦方偽印官告事滅裂情

節附會權貴知瀛州日數與鈐轄內臣閻士良妓妾飲宴遞相結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已受賜賚未到任間即召知諫院朋附宰相指蹤擊搏其移成德軍增秩賜金一切恩典更不辭避貪竊覬望為世取笑及知開封府輕縱踰禁垣親從官蓋乂重罪蓋庇皇城司官員不行收豎以陰結本司官官殊不以陛下禁衛中姦盜為意有進士趙烈訴史昭鎬欠屋業錢近七百貫以昭鎬是內東門史昭錫兄弟前後經半年只理還三

十餘貫其間又判收不行案牘具存又勾當御藥院王世寧與旭并吕誨同是親戚吕誨與世寧未嘗來往旭與世寧深相結託張茂實王世寧俱是旭聯親旭拜命之後乞回避茂實而不言世寧隱情欺公可驗深狡懐諼迷國見利徇私巧進百端無所不至臣伏思陛下尊居嚴廊之上其臣僚進用有失雖外議喧沸人心不平設非臺諫耳目詢訪無所顧避論列以聞則陛下何從得知旭所為蹤跡如此乖惡而未即罷免是諫臺之言不

足聽也大抵近輔樞衡日與國論得正人則天下之幸用姦邪則非朝廷之福伏望聖慈早賜罷旭樞府之命以副衆望若以旭為正人可任樞要謂臣之言不足聽即乞竄臣遠方以戒後之言者臣萬不敢趨朝及國子監等處供職謹歸私家待罪惟聖心裁察

清獻集卷九

清獻集卷十

宋 趙抃 撰

奏議

奏狀乞在私家聽候貶竄（正月三十日）

臣近累次論列差除陳旭充樞密副使不當多日未蒙施行於今月二十七日上殿具劄子敷奏更不敢趨朝并入諫院等處供職謹歸私家待罪今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令臣依舊供職者伏念臣疎愚之人濫膺選用敢憂身計務報國恩樞府誤用憸邪諫列豈宜緘默無所不至旭已冒榮不得具言臣當被黜今忠邪未判則去就決焉所蒙聖旨指揮臣只乞在私家待罪聽候貶竄伏望聖慈早賜宸斷臣畢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乞辨陳旭姦邪二月四日

臣等近以陳旭姦邪不當任用為樞密副使累具論列不蒙施行遂各具奏聞謹歸私家待罪今月四日伏蒙

聖慈差入內高品徐禹臣傳宣奉聖旨令臣等只今赴諫院供職者伏以侫臣未去慚言責之難居使者遽臨荷君恩之至重伏聆敦諭深積愧誠然旭非姦邪則臣等當坐誣搆之誅如旭實姦邪則憸人難處機衡之地仰祈睿聖終賜辨明臣等已晝時赴諫院供職訖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乞減舉人年限俾就廷試二月十一日

臣竊以國家遵祖宗取士之法每下科詔其用舉數推

恩賜第者所以振恤淹滯惜其老將至而無成也伏見近歲行限年之制進士累舉到御前并到南省年及五十者始預恩例竊緣進士應到累舉大半是未開閒歲科場之前經隔數歲始得一舉緜歷場屋及五六舉至有三二十年者艱阻不少今來舉數雖足及有踰數者其間多是年未及格所以不該恩澤四方孤寒深可憫惻臣愚伏望聖慈體其久在科場抱負文藝始能累此舉數特降指揮天下免解舉人舉數已足年未及五十

今來不預南省奏名者許减五十年之限俾就廷試而霑一命則寒儒無沉淪之嗟聖朝廣搜揚之路亦忠厚之大端也

奏劄乞早除陳旭外任三月二十一日

臣等昨以陳旭除授樞密院副使不當累具旭姦邪迹狀論奏不蒙施行臣等以諫諍未從難以安處遂各歸私家待罪伏奉聖旨差中使宣令臣等供職尋聞陳旭亦有章奏陳乞外任臣等伏料聖慈必察公議遂從其

請而旭未嘗引咎惟務飾非巧文姦言移惑聖心憑藉浮辭聾瞽天下而復家居稱病苟延時日陽為退計以緩言者包羞冒恥殆不成人陛下徒任大臣置在二府如此之輩將安用之伏望聖慈早賜指揮除旭外任所貴中外之人稍息譏議

奏疏乞速行退罷陳旭以解天下之惑三月二十六日

臣等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故能叶熙帝載助正天綱況臣等職名諫官實有言責

抱愛君之志則惟恐朝廷施政繆盭未躋三代之隆負憂國之心則惟懼朝廷任人乖失未繇衆正之路固不敢隱忠避死自固身謀偷合苟容上孤聖寄所以退嘗待罪而復起就職言已忤意而尚欲極論惟陛下察其至愚憐其盡節究極事理垂恩聽之則臣等生死幸甚臣等昨見差除陳旭樞密副使不當中外譏議朝廷用人之失臣等尋具旭姦邪迹狀論奏乞行罷免百有餘日章十數上而天慈過仁未賜省納臣等竊以本朝樞

密院與中書謂之兩府均公宰之任未嘗有與中人宦官連姻之人處其任者豈非本兵之府職事機密外司邊要內總武臣不可使帷幄之內交通知聞陰窺人主起居密伺禁中動静者耶今王世寧見充御藥居中處要密近左右陳旭素號姦邪貪利忘義與王世寧是妻家姻戚居常往還而陛下開此一端進用宦官姻戚之人參領樞柄使得內外響應相爲表裏臣等恐不惟今日稔養姦惡可慮非輕亦恐異時遂爲本朝弊政著在

方冊非所以垂永久示萬世之法也今陳旭詭譎萬計營構黨類陰進邪說力拒公論必謂若罷陳旭則是與前日中外所傳因宦官進用之說相合如此則上玷聖政不若堅留陳旭庶息人疑嗟夫邪人之言熒惑天聽但務封殖姦邪行其私計不顧蕪穢朝綱虧損上德自古至今使人主不能分别君子小人邪正之論者率由於此也臣等伏聞聖人不以智治國惟至誠可以化萬物王者不以言動人惟實行可以感羣心陛下欲弭人

疑而不徇公議則人疑愈深矣陛下恐玷聖政而堅留憸人則聖政愈傷矣且今天下之人誰不知陳旭佞邪交結中貴之迹耶天下之人誰不知陳旭是御藥王世寧通家親戚耶天下之人誰不知自太祖開國太宗真宗三聖以來迨陛下臨御百有餘年未嘗有御藥中貴人親戚入兩府之人耶陛下外不去陳旭内不罷世寧以風憲之司繩糾之任為不足用以諫諍之臣獻替之言為不足聽以歴代重選本朝舊規為不足法天下之

人不可家喻而戶曉臣等伏恐四海之內莫不疾首上
疑公朝竊議聖德者矣伏惟陛下濬哲聰明聖合堯舜
輝光篤實性與天道在宥天下垂四十年鑒燭萬事幽
隱必達難名之美甚盛之德際天接地巍巍無窮而猶
兢慎庶政聽言納諫如恐不及此非下臣無知所敢擬
議者也然臣等更願陛下馭下之際慎惜朝綱用人之
方深存國體不輕歷代至重之名器不違三聖至公之
成規不開姦人內外交通之弊政取疑四海貽譏後世

速行退罷旭之柄用以解天下之惑則朝廷清明而聖政日新天下不勝大幸臣等冥惷惟知事君之義當盡愚忠其所以觸忌諱犯威怒以取罪戾而不敢避者亦臣等之職焉惟陛下察公私辨邪正惜朝廷體絶萬世獘則臣等生死幸甚

貼黄伏望聖慈將臣等此疏披覽數次再賜審慮獨出聖斷或乞將臣等此疏面宣兩府臣僚質問自來兩府大臣與内官御藥是親戚内外並據權要於朝

綱國體便與不便昨陳旭進用之初即合明言御藥王世寧是親戚自來通家往還乞罷世寧以避嫌疑直至外議沸騰臺諫官各有論列彈奏方始分踈以此可見陳旭欺罔陛下論其情狀合置嚴誅豈可更令同與世寧內外並居權要上玷聖政下疑中外

奏劄乞以論陳旭章奏付外施行（四月一日）

臣等近於三月二十一日連署劄子及二十六日連署上疏各一通為論列陳旭與御藥王世寧通家親戚內

外並據權要朝綱國體不便乞罷旭柄任竊聞並留中未賜施行伏緣臣等所論係朝廷機密事自太祖太宗真宗逮陛下臨御以來百有餘年未嘗進用權要官親戚之人入兩府今來陛下開此一端不惟不可傳示後世臣等伏恐天下之人仰疑公朝竊議聖政實於盛德所損不細況陳旭姦邪之雄士論疑畏伏望聖慈察此事體至大不以為尋常章奏早賜付外施行臣等無任納忠盡節激切之至

奏劄論陳旭乞閒漫州軍差遣四月四日

臣等昨以除陳旭樞密副使不當中外恠駭議論喧沸累具論奏并歸私家待罪尋蒙陛下差内臣傳宣令臣赴諫院供職日久未蒙施行臣再與唐介王陶同具劄子及上疏共三道言旭事狀並未賜省納臣伏思諫諍之職實陛下耳目之任今耳聞朝廷任人之失目擊樞府姦佞之進若顧避喑嘿自為身謀偷安苟容則罪不容誅矣迨今半年章十數上所惜者衆議所重者國體

陛下乃以陳旭為不足去以天下公論為不足取以朝廷紀綱為不足惜以臺諫切至之言為不足聽使黑白雜揉汙潔混淆正佞一同忠邪不判臣尚且貪戀寵禄號為諫官慚靦心顔孤負任使陛下既不罷旭柄用又欲俾臣並立兩全蒙垢包羞萬無此理臣愚伏望聖慈罷臣諫職黜臣遠方以弭人言以誡不職恭惟陛下天賦仁聖德侔覆載儻或尚寛罪戾未加誅竄即乞除臣東南不以遠近一閒漫州軍差遣宣風澤民亦足以副

陛下求治之意不勝幸甚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論程戡縱夏國酋長入境乞罷職任四月八月

臣竊見夏國每年進奉乾元節差使副各一員今歲改更舊例罷去副使而輒遣酋長二員入境之初其延州程戡略無止遏昧於折衝致此西戎殊不畏憚輕窺中國寖長貪心帥臣如此非才朝廷將何倚賴昔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近塞今戡當方面之重寄縱西人變使

介之常規生事啟姦竊懼未已臣伏望聖慈早賜指揮罷戡經略職任別選有威名臣僚俾之鎮撫一以使邊方知勸一以令銀夏畏威

奏狀乞罷天下均稅四月十六日

臣去歲為諸路均稅事嘗論奏其擾民不便至今未蒙施行竊聞衛州百姓動數百人詣闕陳訴為均稅官員將逐縣版簿上諸色欠闕詭名夏秋稅錢一併增起編户舊額幾及大半之賦名為均平實則偏重千里嗟怨

殆無生意又曹州南華縣所差官員量方田多用小杖笞掠百姓逮千餘人甚者至一二百杖子抑勒承認莫非威虐兼聞諸處例皆望風希旨冒賞貪功煩擾掊克農事疲廢已踰半年民有不勝愁苦至自經溝壑者恐非朝廷憂民恤農寧邦固本之意今不即早圖大懼因緣飢饉乘釁生事況邇來諸路雨澤愆亢麥苗枯槁當此之際人心靡遑臣愚伏望聖慈早賜指揮停罷天下均税其見差去官員悉令追還以慰安元元

奏劄以論陳旭再乞知州軍差遣

臣處諫垣而職不修當言路而事無補徒餔啜自奉諸己將面目何施於人靡遑寧居日迫公議奪官逐外於分為甘臣昨以除陳旭充樞密副使不當累具論奏不蒙省納退居待罪復令入朝章疏雖繁有如投石姦邪不動何異拔山臣此月四日上殿再具劄子敷奏若陛下以陳旭之所為皆是以臣之所言悉非以陳旭為無過以臣為得不宜言之罪則願黜臣遠方以戒後來之

喋喋者若陛下仁厚矜恕未賜誅竄則乞除臣向南沿流不以遠近一知州軍差遣至今未蒙施行伏望聖慈早賜允臣所乞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奏劄乞留右正言王陶在院供職 四月二十五日

臣伏覩勅命差右正言王陶知衛州此蓋朝廷以陶疾病乞補外任遂從其請緣陶在諫院供職未久又與臣等連署論列差除陳旭不當未蒙施行今陶乃因病得退外議未平以為迹涉避事況陶今已痊安已赴朝請

伏望聖慈且留陶在院供職

奏劄乞罷制置條例司及諸路提舉官熙寧三年三月

臣近以制置條例司遣使四十餘人馳傳天下人情驚駭物論喧譁累具奏陳并與宰臣等數嘗面奏乞罷諸路提舉官屬其常平等事一切責成監司信賞必罰孰敢慢者而王安石強辯自用動輒忿爭以天下之公論為流俗之浮議順非文過違衆罔民近制置司所差官如張次山吴師孟范世京等七八人懇辭勇退惟恐不

得所請夫要職顯仕人之所欲彼不顧就者蓋知事悉
乖戾不敢當之昨日安石再舉西川福建提舉官四員
其復如此上煩言者是所謂惡醉而强酒也近臣侍從
臺諫官力言制置司不便司馬光因罷樞密副使之命
中外人情莫不恠駭李常居家待罪多日孫覺張戩程
顥三人各與安石論列於中書又悉嘗上殿乞罷言職
今日呂公著范鎮俱請郡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以
言乎財利於事為輕而天下之民心得失為重矣以言

乎提舉官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矣今夫不罷財利而失天下民心是去重而取輕也不罷提舉官而棄禁近耳目之臣是失大而得小也今中外人情恟恟如此更乞酌事之重惜體之大罷其輕者小者變禍為福易於反掌爾

按本傳神道碑公時為參知事王介甫用事公委斥其不便辯

魏公上疏極論青苗法上語執政令罷之時介甫家居求去公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暨介甫出持之愈堅公大悔恨即上書乃懇乞去位四上章不許復三上章遂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

表狀

知睦州到任謝上表 嘉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臣某言伏奉勑差知睦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四日赴本任訖懇牘宸庭奉俞音而與幸剖符鄉郡撫孤迹以為榮舊職仍存先廬許過臣某中謝臣草萊賤士簪紱感時常念疎愚踐風憲紀綱之地豈宜喑嘿辜朝廷耳目之司害於政而必陳局於嫌而當避豈謂伏蒙皇帝陛下聖慈下察人欲俯從霽以天威未加伏鑕之戮委之郎紱因令衣繡而歸況復吳分上遊嚴陵古處佳

山水以樂聖旦見吏民以宣上恩敢忘夙夜之心誓答乾坤之造臣無任

謝恤刑詔書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日進奏院遞到勑書一道賜臣欽恤刑獄者臣已逐件施行訖隆暑在候嚴宸軫憂將期率土之濵不使一物失所俯矜留縶仰戴明仁臣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感德如乾坤至仁若堯舜屬兹大夏念爾多方博愛無私遽下丁寧之詔得情勿喜俾知寛大

之恩臣忝分千里之符親沐九天之澤省視囹圄之繫下無冤人布宣朝廷之文上助和氣臣無任

梓州路轉運使到任謝上表 嘉祐三年七月十七日

臣某言伏奉敕就差充梓州路轉運使已於今月十七日到任交割勾當訖乞郡還吳愧未及期而報政拜恩入蜀誤令將節以宣風寵數固優煩言豈逭臣某中謝伏念臣禀性㤿拙逢辰昌明比由郎曹驟入臺選指姦救弊敢思身計以自容極口輸誠知有主恩而上報屬

避嫌而惜體幸得請以便私鄉郡頒條纔遂歸與之樂
宸綸徙命俾持使者之權竊愧冥頑特膺寄任遽託家
於角上即馳傳於潼中八千里舟車之勞敢辭艱險十
四郡兵農之務期盡綏調惟懼無堪之才尚貽不稱之
刺斯蓋伏遇皇帝陛下聽納讜論憫憐孤忠不遺風憲
之遠臣使分漕輓之外計臣敢不始終一節夙夜乃心
奉近詔督察之文識本朝澄清之意損無名暴横之斂
所以存遠人去不逞猥墨之徒所以激汙俗民吏以戒

邊疆以寧實將助風化之源豈獨取財賦之足少荅中宸之賜用寬西顧之憂臣無任

益州路轉運使到任謝上表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進奏院遞到勑牒一道蒙恩就差臣權益州路轉運使已於二十三日到任訖領漕左渾僅能踰月移司西夏祗是鄰邦寵命非常驚懷失次臣某中謝伏念臣本緣寒士竊慕古人素非事業之長偶入風憲之選南臺二歲勉竭孤忠左淛一麾慚無異蹟

未幾被中宸之命誤令分外計之權前蒞涪川不遑於焌席改轅蜀部忽拜於朝緡而况地雄井絡之區古重蠶叢之國惟是輸將之寄宜求特傑之才均民賦庸贍國儲峙部封違法者剌舉以正其罪官屬首心者薦揚以達於朝潔廉乎貪邪之風敦厚乎偷薄之俗至使夷獠咸服兵民恵安以寛聖朝之憂以宣治主之澤豈伊愚品輒付重權懼清議之未平在煩言而胥逭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體堯仁智越舜聰明謂其草芥之賤微嘗

納芻蕘之議論俯憐孤外不使遐遺亟回乾造之恩俾
易坤維之任臣敢不氷霜其操松柏乃心澄清必自於
身先安有家為之顧職業已充於己任冀專國計之忠
庶幾治行之成少答聖恩之賜臣無任

知虔州到任謝上表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臣某言伏奉勑差知虔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三日到
任訖無狀立朝日虞公議之迫以言得郡恩出宸俞之
優內省孤踈但深榮懼臣某中謝伏念臣愚不可進學

無所長忝位朝閨濫巾憲府獨謂君恩之足報孰知身計之為謀二淛守麾撫俗庶幾於樂職兩川將漕竭誠幸免於瘝官豈圖帝檢之來俄有諫垣之召念拾遺補闕之寄非鉗口結舌之司若言行計從雖久次臣謂可也苟備員承乏或驟遷臣實羞之懼失諍臣之風顧為劇郡之請俯從私欲仰荷朝僉且虔雖遠方而衢乃便道過家上冢慜章得盡於哀榮跋山涉川之任敢辭於艱險而况樞臣報罷物議有歸廣聖君從諫之名遂微

臣納忠之志實寒士逢時之感獲辭官出守之榮自惟所得之已多尚虞不稱之貽誚斯蓋伏遇皇帝陛下涵容光大仁聖聰明求治則所以思賢人好問未嘗深罪言者不棄芻蕘之賤俾分符竹之權惟茲贛川控彼南粤負販常為羣盜不下一千餘人疆畛最遠他邦動經八九百里刑無虛日俗未嚮風臣敢不勤瘁公家誅惟夙夜頒宣寬詔撫馭遠人勿煩南顧之憂少酬北闕之寄臣無任

守殿中侍御史舉屯田員外郎方任自代狀至和元年八月

准先降勅節文應兩省臺官尚書六品諸司四品以上授官訖具表讓一名自代者

臣伏覩新通判北京屯田員外郎方任操履端平才識通敏凡所臨涖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舉睦州壽昌縣令鄭諤狀嘉祐二年二月一日又三月二十一日

臣伏覩本州壽昌縣令鄭諤為性純静守官恪勤今保舉堪充京官親民任使

舉睦州分水縣令江震狀二月二日又三月二十一日

臣伏覩本州分水縣令江震能修官方甚得民譽今保舉堪充京官親民任使

舉睦州巡茶鹽董詔狀嘉祐六年五月六日

臣伏覩三班奉職本州巡茶鹽董詔公勤廉幹勾當得事今保舉堪充沿邊繁難任使

舉監睦州清酒務白昭明狀

臣伏覩右班殿直監本州在城清酒務白昭明臨蒞局

務廉謹精幹今保舉堪充沿邊繁難任使其人兄昭遜見任供備庫副使

舉睦州兵馬都監魏寅狀嘉祐十年六月二十六日

臣伏覩左侍禁本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魏寅奉公滅私所守不懈今保舉堪充沿邊任使

舉睦州團練推官姚甫狀

臣伏覩本州團練推官姚甫入幕四年備見廉幹今保舉充京官親民任使

舉睦州司理參軍連希元狀

臣伏覩本州司理參軍連希元治獄盡心持平向正今保舉充京官親民任使

舉睦州建德縣令周演狀

臣伏覩本州建德縣令周演勤勞縣道治迹有稱今保舉充京官親民任使

舉睦州司法參軍朱伯玉狀

臣伏覩本州司法參軍朱伯玉守法奉公久而益固今

保舉充縣令任使

奏狀乞將合轉官資回贈兄

臣昨任屯田員外郎通判泗州日合該磨勘轉官臣為有故兄振於臣教育之恩素厚臣具時更不投下磨勘文字兩次具狀懇奏乞將合轉官資迴贈故兄振一命名目未蒙俞允間尋奉恩除授臣臺官後來更不敢再三煩凟朝廷近覩勑命今後京朝官磨勘更不令本官投下文字宜令審官院舉行本院一例告示供稱家狀

去訖竊恐審官院不久中奏與臣轉官載念臣幼失怙恃生於孤寒若兄之視臣如父之親子欲報之德義均罔極况故兄本房並無子孫存在臣今再欲乞將合轉官資回贈故兄振一文資名目恩澤伏望聖慈哀矜俯從人欲特賜指揮施行臣無任懇迫激切屏營之至

行右司諫舉尚書度支員外郎蘇寀自代狀嘉祐五年八月三日

臣伏見尚書度支員外郎蘇寀為性耿介處身清修持平徇公為衆稱道凡所臨向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舉丘與權充直講狀十月十日

臣勘會國子監直講王逵准勅差通判徐州伏見新授福州閩縣主簿丘與權有文學士行頃嘗伏闕閒居建州數年鄉里生徒從學近百餘人孜孜誨誘不倦前後任充汀州府并蘇州教授所至學者如歸今其尚困州縣之職固窮守道未始隕穫臣今保舉堪充國子監直講替王逵滿闕如經擢用後犯正入已贓并不如所舉甘當同罪如蒙俞允許令依錢藻孫思恭例權入監供

職待次充填所貴講授得人

舉禮賓副使李泰閤門祗候魏荃充將領狀

准先節文於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内舉二人充將領及行陣戰鬬使喚者

臣伏覩禮賓副使李泰勇敢負忠義閤門祗候魏荃才敏有機略臣今保舉並堪充將領及行陣戰鬬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甘當同罪

舉六宅副使王訦充將領内殿崇班劉輔充行陣

戰鬬狀

臣伏覩六宅副使王詵謀智有聞今保舉堪充將領内殿崇班劉輔膽勇可尚今保舉堪充行陣戰鬬其王詵劉輔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甘當同罪

雜文

章貢臺記

江右遐陬南康古郡水别二派來數百里貢源新樂章出大庾合流城郭於文為贑奇峰怪巖環視萬狀予

嘉祐六年夏四月以言出守仲冬始至視事屬歲穰盜息渝劇成簡英僚佳賓閒為觀遊望闕鬱孤軒豁於前皂蓋白鵲瞰臨左右然是四者於郡佳山水所得似或未備披圖訪古治西北隅有野景亭舊址隳圮於是劃榛剪蔓復屋其上前所謂二水為贛離合氣象左右擁抱一舉目無毫髮遺處既而命儔舉觴援筆為記以新其名為章貢臺云蓋不失實也明年六月二十三日記

新建舍利塔銘

修身治心得佛之深清淨慈智乃佛之事相好顯顯金碧穹穹雖曰外飾俾人內恭斯廟有塔是瞻是崇完堅勿隳永為無窮嘉祐二祀素秋之季建者江氏銘為之識

徐夫人墓表銘

夫人徐氏故陜西提點刑獄尚書屯田郎中諱泌之女母曰汝南縣君葉氏夫人性宜家曉義理歸進士吳君

頪盡婦道事舅姑以孝終身人不見其懈君以文名于時先夫人二十五年無禄而亡夫人確誠潔行訓覆諸孤嚴整有法治平三年八月三日以疾終享年六十八其所備棺衾至窀穸之事與屬纊之日時夫人皆能預言之無一毫差夫人生平慈憫樂施惡殺日誦浮屠書待内外親族莫不以義善著于鄉學凡友朋至其門則悉力為具隣里急難有不給者輙所有以濟雖貧無憾死之日遠近老少涕洟齎諮子

男三人組緒純悉孝弟讀書有舉業女二人長適陳旦次適徐𣪍並嘗獲鄉老薦諸孤從治命明年十二月十六日就所居第之東山徙浮石呂坦吳君之柩合葬焉抃之母贈彭城郡太君夫人之姊也繼贈天水郡太君於夫人為妹也組不憚極遠繇太末來剱南西川求銘於抃其勤已如此抃徐出也於夫人為最親不得辭銘曰夫人至性孝睦分正逝刻藏所一出治命明哉賢乎文孰可磬旬銘萬里是謂子

令

光孝禪院真身定光如來贊

散聖初來似狂走盤飧一日一鼂首逆行坐脫世始知古佛之光化希有教言能伏灾風火大士同慈喧衆口為霖救旱享克誠響應未嘗渝所守衢人知恩思報恩廣殿深堂宜不朽

明果寺證真塔頌

禪師大種智神護靡憚勞投身千仞臺不使損一毫

樂天詢法要辨答奔雲濤至今靈骨在白浪滔天高

壽塋頌

吾政已致壽七十二百歲之後歸此山地彼真法身不即不離充滿大千普現悲智不可得藏不可得置壽塋之説如是如是

龍游縣新修舍利塔院記

大源已深日加浚根已固月加培彼培浚千萬人一二

人焉將埋築拔絶俾派涸枝槁閉室顛踣吾不識其為可也浮屠氏法始漢明帝時入中國熒熒乎魏晉煌煌乎宋齊烜赫熾炎乎梁陳周隋之間王公卿士上焉而倡導豪賈大姓下焉而服從父提子手不釋不歸兄詔弟耳不佛不師貨貝玉帛懌樂棄施膚髮支體無所愛忝州供里養家孳户跽祈利益怖罪苦心誠力勤一以宗乎其教如趨市然有金碧丹刻制擬王者不為之僭炎而涼寒而燠鐘鼓而食不為之泰唐高祖念其如是

也用傅奕益兵蕃生術武德中將特斷力行會建成之變禪代已晝於中道明皇開元初宰相姚崇籍其徒無狀者髮男女二萬人武宗聽羅浮道士議會昌五年詔壞寺招提蘭若合四萬四千還其人二十六萬宣宗即位憤道士議者戮於市數人遂復成樹建巢賊兵火五代亂離既涸而浮既窒而流既槁而榮既踣而興其故何哉源素深根素固也國朝四聖垂八十年又日浚而月培之今四海九州其居其人之數後不減於會昌前

嗚呼其盛矣乎雖所謂一二人焉其亦如之何哉古太末之地有舍利塔院年紀彌遠棟敗梁朴邑人江延厚遽新其㢢建釋迦殿與其像崇崇䡕䡕輪奐繁靡因而增葺之曰法堂曰方丈曰門曰廊曰官院無慮用四百萬錢起明道二年九月九日訖慶歷四年六月十九日院成明年十月十二日始為記京兆愼東萊書

定業禪院請慧覺長老住持開堂疏

夫如來法無異同衆生根有利鈍上焉者純一不雜下

焉者餘二非真太慈則舍實從權頓悟則離凡即聖舉黄葉則小兒之啼暫止詢白練則先師之意愈明古有宗門今傳法要覺師長老機先電掣行企山高輒由鷲嶺之禪林來應龜城之使旨門外榜子湖之犬神力復興堂中示南山之蛇禪魔競伏作大獅子之吼今正是時認賢主人之懃無或多避

清獻集卷十